

推理
MYSTERY

永夜罪城

夜北京
夜上海、夜广州
繁华喧嚣的
不夜城



一桩桩
扑朔迷离的案件
待你去破解



远宁、暗布烧
等著

中国推理影响力品牌《推理》杂志



华文推理大赛获得者

远宁、暗布烧、江成、郑芸
猫咪、马天、妖刀小宝、徐俊敏

重磅作品隆重登场

中国工人出版社

永夜罪城

远
暗
布
烧
宁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夜罪城 / 远宁、暗布烧等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08-6603-9

I. ①永… II. ①远… ②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254号

永夜罪城

-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董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安东往事 1937 / 1
迷夜惊情 / 46
文夕火魔 / 78
欲望的北新地 / 100
珠江魅影 / 134
超人归来 / 167
玫瑰之血 / 206
手拉手，背靠背 / 236

安东往事 1937

远宁

还没出正月，天寒地冻，风像刀子一般，刮得人脸生疼。鸭绿江江面上飘来许许多多的冰排，今年天气虽然冷，但是却没有完全封江。

白夜行裹了裹自己身上的大衣，瑟缩了一下，哈了几口热气，把手缩进了袖筒，极力地把自己的身子窝在岸边的避风处。今天是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门前都挑起了两盏红灯笼，此时四下还有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响起，极力地渲染着中国年最后的余音。

不远处的英国海关楼里灯火辉煌，隐隐有歌舞丝竹之声传来，那是日本人在开晚会。

海关楼是1903年清政府签订《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后修建而成的，最开始住在里面的是英国人，但是现在变成了日本人。安东的港口和对外贸易，从清末开始就是前有狼后有虎。而如今的这里，与其

说是埠头的海关，倒不如说是一座披着西洋外皮阴鸷的碉堡，站在它的最高层，可以清楚地眺望浪头和新义州的各处，而里面存放的各种武器和偌大的战备室，为的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白夜行向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啐了一口。

他会选择在浪头上船，是因为听说这里是船接客人的最后一站，为了确保在船上的疑犯不会事先得到风声而逃跑，所以他特地在这样寒冷的冬夜从市内跑到这里登船。

这一阵子铁路沿线不通，听说是为了往奉天（今沈阳）山海关那边运送日本兵，显而易见，小日本的心思绝对不仅仅在这东北三省！而陆路也设了关卡，目的是搜捕一个刺杀日本驻安东商会新任会长的革命党，而这，也是白夜行今天的任务。

正月初四，日本驻安东商会的新任会长佐藤在自己的住宅门口被枪击，刺客也一直没有找到。经过几天的搜索排查，有线报说，那个革命党很可能就要搭上一艘今晚在六道沟出发的私船到达旅顺口。上面的意思是让白夜行混上船，找出这个革命党，跟他到旅顺口，顺藤摸瓜再抓住几个他的亲信或同党，严惩不贷，杀之以儆效尤。

死了一个日本人就如此兴师动众，那么十几天前害死 1000 多个中国人的事情怎么就可以那么不了了之？也许那佐藤是因为得罪了什么人或者他们内部分赃不均才惹来杀身之祸，但为什么要赖到革命党身上？

这该死的世道！白夜行愤愤地想。

白夜行，25 岁，高个子，身材健硕，皮肤微黑，一双剑眉利眼显示出此人豪侠、精明的性格。他是警察局里的侦探，头脑灵活，风评极好。其实他并不愿意在日本人的手下做事，可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年少的时候长辈都在，死活也不愿意让自己家的独苗在这个乱世到别

处讨生活，于是白夜行应了长辈的要求留在了安东，并且当了警察。后来长辈不在了，白夜行又觉得，如果警察局里只剩下日本人或者只剩下投靠日本人的人，那么中国人要到哪儿说理去？所以，他依然选择留在了那里，虽然他很能干，但他在警察局里并不讨喜，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这样一个节日里被委派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任务。

江水拍打着冰排，冰排拥挤在岸边，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浪头这里的水总是湍急的。它名字的由来是长白山伐木工人顺鸭绿江放木排行至此处，见到有三座山头拦截江水，激起三股巨流，便称之为“三砣浪头”，安东八景之一的“浪头三叠”即指此处。这里就算是平日也急流涌动，更何况如今江面满是冰排！

往年这时早已经封江禁运，码头停工了，但是今年的冬天不是很冷，冰排也不算很多。因为鱼被冰排移动震荡，都会到肃静地方停下来，所以白天里依然有胆大的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走船。但是走客船的，那就太少太少了，谁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因此，在这时候坐私船的人，不是四面楚歌急于逃命的亡命徒，就是有天大的急事不得不铤而走险的人。

看来自己果然是局里最不得眼缘的那一个，只怕是有人对自己欲除之而后快。

真是令人恶心的任务！

白夜行鄙弃地又啐了一口。

二

8点钟，黑黢黢的江面上突然传来了密集的冰排碰撞声和马达发出的突突声，一抹昏黄的灯火慢慢靠了过来，已经被寒风冻得有些麻木的白夜行立即警觉起来，看来是船来了。

这是一艘小型的客船，上下两层，外舷处包着铁皮，上面挂着渔网和鱼篓，凑到跟前，便能闻到它散发出一股股鱼腥味儿。

如鬼魅一般，从其他幽暗的角落里钻出了两个人，白夜行很讶异，他刚刚并没有发现他们。

这两人一高一矮，都勾勾巴巴地蜷缩着身子，身上穿着皮袄，用狗皮帽子和围巾掩盖着面孔，手里提着两只沉甸甸的大箱子，急急忙忙地凑到船边。船刚靠近，他俩便抢着要踏上船舷，那个矮个儿的挤了白夜行一下，险些把他挤倒在踏脚的冰排上。

白夜行一愣，心上有些着恼。

“老弟，对不住，我这位朋友有些冻急了。”

高个儿的那个急忙回头道歉。

白夜行一摆手，示意无事，让他们快点上船。可就在他们撩起衣襟上船的时候，借着微弱的灯火，他无意一瞥却看见了那个矮个子腰上别着的东西。

是枪！白夜行眉毛一蹙，虽然这年头枪并不罕见，但也不是寻常老百姓能拥有的。

“托身江水，生死莫论。既然上得船来，在下就先小人后君子，请大家先把这生死状签上一签。”才进得船下层一个较大的舱房里，一个声音便送入了耳朵。

发话的人是船老大，他肤色微黑，五官平实，虽然貌不惊人，但是看上去分外精干。

白夜行知道为什么要签生死状。

因为这违法送客的私船冬日行船是极为危险的，若是在江中、海中翻了船自然连命都要搭进去，为了没有以后的纠缠，上船后就要如武师打擂一般签生死状。

借着这个机会，白夜行打量起在船舱里窝着的人。

唯一的凳子上坐着个老者，面色苍白，隐隐带着病容，一手拄杖，另一手拉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口中一喘一喘的，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咳嗽，咳得厉害时，好似就快只有出的气而没有入的气了。

白夜行看他签上的姓名：楚正元，后面签的是他小孙子的名字：楚一鸣。

角落里席地而坐的是一个负着行囊的青年，灰布棉袍，戴着大檐风帽，露出来半张清瘦的脸，隐带风霜。

在他伸手拿笔写字的时候，白夜行看清了他的手。那手和自己的差不多，看那掌上和指间老茧的分布，白夜行心中一动，那是一只惯用枪的手！这人不是个帮会里混的就是个军人——那刺客莫非会是他？

他的姓名是：肖丹枫。

当他看到船舱中的另外两个人，心中又是一动。

这两个人给人非常奇妙的感觉。

那个略微高一点的年轻人，生得眉清目秀，肤色白皙，而且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奇妙的韵味藏在里面，当他把手从棉手套中拿出来签字时，白夜行发现他十指尖尖，犹如女子。只是他用的是左手，右手被缠得层层叠叠，显然是伤到了。

莫不是女人装扮的？白夜行细细打量，不是，有喉结的。

白夜行看了他的名字：林玉楼。

而另一个年轻人嘛……打量了片刻，白夜行不禁哑然失笑，他明白自己那奇妙的感觉是什么了，刚刚那个是像女人的男人，这个是扮成男人的女人。

即使用烟灰把脸抹得黧黑，把头发藏在毡帽里，穿着又肥又大的

男人衣服，但是男人和女人还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如果糊弄糊弄别人大概还可以，但是想要糊弄白夜行这种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警探，那自然是不行的。

她的名字是：李亚男。

这时和白夜行一起上船的那两个男人也签了字，白夜行扫了一眼，那个向自己道歉的高个子名字叫邹良玉，而有枪但到现在只是死死搂着自己的箱子一言不发的叫田反。两个人倒是有个一样的习惯，都不肯把自己那遮得严严实实的脸露出来。

“原来这位就是白爷，孙爷吩咐过我关照的！”

船老大看了生死状上名字，向白夜行一抱拳。白夜行一摆手，示意他不要声张。

所谓鱼有鱼踪，虾有虾道，能找上和坐上这船的人自然都有些门道——白夜行找的就是一个有名的地头蛇孙老大，显然这孙老大是吩咐了什么，船家才如此殷勤。

“哎呀，当家的，怎么还在这里虎着你的这张老脸！闹得好像我们只图钱财不管人生死一般！”一把爽利得如同烧刀子酒一般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随后舱门一开，一个一身男人打扮的粗壮女子端着些吃的走了进来。同那个李亚男一样，她也是烟灰抹脸，头发藏在毡帽里。

怎么，大家都很喜欢这打扮？白夜行有些摸不着头脑。

“咱们老辈传下的规矩，女人是不能上渔船的，如果一定要上船做活，一定要做男人打扮，脸也不能给海神爷看见，否则就犯了忌讳。”白夜行身边的老者楚正元看白夜行有些困惑，便给他解释起来。

“可是，客船不是没有这些忌讳吗？”

“这船老大平日里主要的营生是打鱼，自然讲究这些。你看那边的姑娘，不也是按习惯打扮成男人了吗？”

“原来如此，老先生果然见多识广！”

“哪里哪里！”老人笑着摆手，就在这说话间，船一倾斜，老人身边的孩子趑趄趑趄地就要摔倒，被白夜行用手一捞抱了起来。而此时，林玉楼也滑了一步，一下子撞到了肖丹枫身上，右臂碰了个正着，一下子连脸都疼得发青。

“老先生，带着孩子怎么坐这船？”那李亚男到底是女人，看孩子遭罪，心上不忍，开口问道。

“这孩子的爹妈——我的儿子媳妇，在旅顺口那边。几天前有人捎信来，说他们染上了急病，恐怕……不太好，我便带着他急着往那边赶，可是这铁路公路都封了，出不去啊！所以没办法只有坐这船，虽然险一点，但是好歹能出去。可若是真在这江上海上出了什么事，那也是我们的命，我们一家人就能在下面团聚了……”

老人说得凄苦，旁人听得唏嘘。

“唉，怪这世道啊！”林玉楼叹了口气，“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起来。

“来来来，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船家大嫂开口打破了沉默，“我给大家带了酒，大家喝点暖和一下吧！江上寒气大，最容易受病，一定要喝两口驱驱寒！我还煮了点元宵，有些馒头、面饼，大家充充饥，然后睡个好觉！这船还有好长时间要走哩！”

三

好辣口的酒！

“嘶——”白夜行吐了口酒气，饶是他有些酒量，却也被这酒辣得吐了舌。不过马上从胃里袭来一股暖意，把刚刚在岸上被袭的寒意

打散了。

楚正元气喘，喝不得。楚一鸣太小，也喝不得，但是却吃着元宵然后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嘴。肖丹枫喝了一口，没动声色，只赞了一声“好酒”，看来是有酒量的。林玉楼喝了后，那白皙的脸腾地一下就泛了红，接着就捂着嘴。白夜行细瞄，拿酒盅的左手竟然翘的是兰花指。更令人意外的是李亚男，一杯酒“咚咚”地见了底，脸上因为涂了烟灰，也看不出变没变色，也应该是位酒中英雌。

而奇特的是邹良玉和田反两个人，一直和别人交流的都是邹良玉，而田反却一言不发——也不应该说是一言不发，而应该说他偶尔只和邹良玉咬耳朵而已，其余时间都是抱着皮箱低着头瑟缩在邹良玉的身后。就像现在，白夜行只能听见他被酒辣得发出“嘶嘶”声和吃东西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

“哎呀！”那田反突然发出一小声惊呼。

众人很讶异地看过去，邹良玉也回过了头，大家便看见田反依旧低着头，但是却用手背抹着唇上的血——原来装酒的白瓷杯，杯沿上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哎呀，对不住，这船上多有磕磕碰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坏的，给你换一个杯子？”船家大嫂满怀歉意地说。

田反依旧没有说话，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就算是冷，也不至于像女人坐月子捂得那么严实啊！不仅脸吝于让人看，就连话都不愿意说。看这躲躲藏藏的样子……莫不是通缉要犯吧？

人在江湖，少惹是非为妙，自己去找是非的是傻子。于是大家一时间都沉寂起来，船舱里只传来吃喝东西的响声。

“诸位，说点儿什么吧，你们不觉得这波涛撞击船身的声音还有

冰排相互碰撞的声音，听着瘆人吗？”李亚男开口说道。

“那就说说大东沟前面的獐岛和鹿岛的故事吧！那里临着黄海，是甲午海战的战场，当年听说有一艘清兵的军舰被击沉在那里，上面的人都殉国了。有一个官兵的妻子千里迢迢寻夫，可是丈夫葬身大海，哪里寻得？这女子就搭船到了这片水域，投江殉夫了。可是后来啊，这片水域就出了邪门的事情，船走到这里，一入夜，尤其是半夜，就能看到一穿清装的女鬼在船里游荡。有人说，那是那官兵妻子的鬼魂在每艘经过的船里寻找有没有自己的丈夫！”船老大有意讲起了奇闻怪谈，有些得趣地看李亚男面上的表情，无论什么时候，吓唬吓唬小姑娘都是男人们爱干的事情。

李亚男果然瑟缩了一下，不过还是因为脸上的烟灰太厚，看不出脸色。

“唉，说到邪门的，倒不如说12天前大戏台的那场大火。”林玉楼也参与了进去，人斯文，说话也是慢声细语，“传说有祖孙两人去看戏，还没等开演的时候，孙子就哭着让爷爷带他走，说是看到了很多穿着白色衣服并且没有头的人在往看戏的人的脖子上绑绳子。他爷爷听了以后就带他出去了，刚出门口，门就关上了，后来里面就发生了大火。那火啊，烧红了半边天！1000条人命啊，就那么交待了进去……”他慢悠悠地灌了一口酒，随即呛得眼角都泛出了泪花，“听说这火过后，那地面上就一直不平静，夜夜有人听见那里有人的哭叫声，就算是请了和尚、法师也无济于事！”

大家一时间静了下来，12天前的那场大火，是每个安东人心中的梦魇。

今年的正月初三，“满洲大舞台”从奉天请来了几个名角来此献艺。这天观众非常多，各大商号春节放假，财东、掌柜、劳金、小伙

计都来看戏，再加上是初三回娘家的日子，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剧场里人山人海，去得晚的观众连立足之地都找不到。“满洲大舞台”一直由日本人饭田把持，并雇用浪人滨田进行管理。为防止有人无票看戏，他们把已经使用多年的大门拆除，重修了两扇牢固的向两面拉的大门。当天晚间 8 时左右，火灾发生时，戏园子里灯光熄灭，全场漆黑。场内乱成一团，人们试图从大门逃生，可是大门在拥挤之下根本就拉不开。大火直到半夜 11 点半左右才被扑灭，戏园被烧得仅剩残垣断壁，延烧附近居民 23 户，损失 30 余万元。第二天早晨，消防人员开始搬运尸体，可是戏园子那个由饭田设计的大门，怎么也拉不开，用斧子劈、用大锤敲，都打不开，最后只好改用撬杠将门撬掉，尸体才擦压着倾倒在门外，一个个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而两侧边门与后门的出口处亦是尸骨堆积如山，死亡 1000 余人！

“政府没有丝毫对策。仅由县公署、协和会、总商会举行了一场追悼会，还打算修一座什么供养塔。罪魁祸首都没有伏法，供养塔有什么用，那里能不怨气冲天吗？”楚正元摇头叹息。

“那大戏台的日本老板叫什么来着……饭田？”李亚男柳眉倒竖，恨恨地问道。

“是叫饭田，他还有个浪人打手，叫滨田，烧死在里面了。饭田听说逃回日本了！混蛋，身上背了我们中国人多少条人命啊！”船家大嫂愤愤地骂道。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林玉楼悠悠念道，内中无限怨恨。

“我倒是听说，这火起得有些蹊跷。虽然外界都说，是后台火炉烧得过红，烤着附近纸糊的‘胡（狐）仙堂’，火苗上蹿至纸棚，烧着了电线。但是也有人说，这是日本人想要完全把持安东的商务而下

的手，你们没发现吗？这一场火，几乎烧掉了安东各大商号的掌事人！”肖丹枫终于开了口，却是一派凝重。

“这一场火的确闹得安东地面上是一片萧条，而日本人也的确在其中占尽了好处。”白夜行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肖丹枫，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火灾背后隐藏的这一点时，这个人却注意到了，“当然，这一点据说也是新任的日本安东商会会长被刺杀的理由。”

肖丹枫的脸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而船老大则是拍案而起。

“奶奶的，那些小日本一肚子祸胎！死就死了！我们这里死了多少人？1000人啊！要不是……”

“那个，天有些晚，大哥大嫂，我们能不能先回房？”邹良玉突然开口打断了船老大的话。

“可以，可以。都是你，拉着大伙说个不休，快去掌舵！小五虎子也要吃饭，天这么黑，他们的手还不够熟练！”船家大嫂“啪啪”地拍着丈夫的肩头，把他从舱里赶了出去。

“好了好了，诸位，回舱房去吧！你们运气好，大冬天的没人坐船，都住得开！”把丈夫赶了下去，她接着就催促其他人。

“可是这几个人付的船资……大嫂，抵得上你夏天运一船人的吧！”白夜行爬舷梯前笑着对她说。

“没办法，我们这也是玩儿命的买卖啊！”船家大嫂爽朗一笑，拍了拍白夜行的肩。

“可是我们把舱房住满，你们要住在哪里？”

“这里，我们吃住都在这儿，上面本就是给客人准备的。这位兄弟，莫要啰唆了，海上风大夜寒，快去睡一觉，熬一熬，就到旅顺口了！”

四

楚氏祖孙一间，肖丹枫和林玉楼一间，李亚男一间，邹良玉和田反一间，白夜行独自一人住在最边上，房间彼此相隔。李亚男本是住在田反的前一间，还是先上去的，但是却在船舷边故意磨蹭了一下，特意在田反经过的时候，轻轻蹭了他一下。就那一瞬间，白夜行看见她从田反身上顺走一样东西。

好快的身手！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职业特殊，绝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原来这李亚男是个贼，看这年纪……白夜行心中一动，突然想到一个人，“她莫非是那个传说中的小兰花？”

小兰花是个劫富济贫的女飞贼，在警察局挂了号，到处被通缉。

劫富济贫啊，这年头有些大老爷们活得还不如一个小姑娘磊落有血性！既然那个田反和邹良玉连脸都不敢露，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货！就让他们黑吃黑吧！

白夜行心中不无恶意地想。

客舱很小，挤挤巴巴的，也不是很干净。白夜行看了看床铺上的被褥，摇了摇头——被头褥角泛着油腻腻的光亮。不过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听说夏天这私船载人多的时候，刚刚会客的那个大的舱室——包括这里，都是人挤人。

隔板不是很隔音，白夜行能听到此时隔壁的田反和郝良玉在急促地低语，然后听到舱门的落锁声，似乎还用力推了几下，生怕不牢靠。

“丢……”

刚刚他只能听清这个字，看来是田反发现自己的随身之物不见了，但是显然又不敢声张，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房门的牢靠。

白夜行冷笑了一下，把行李扔在床铺上，往上一靠，思忖起刚刚见到的几个人来。

寻找的刺客不会是楚正元和楚一鸣，那是一个年轻人——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目击者说他做着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打扮，没有人看到刺客的脸——刺客又不傻，干吗把容貌露给别人看！这也意味着，肖丹枫和林玉楼都有可能，包括小兰花李亚男——也许正是她偷东西临时起意杀了人——毕竟，枪这东西太好用了。不过说到枪，隔壁的那两个人最有嫌疑。那个田反，手里是有枪的，行为诡秘，那么会不会是他呢？如果是他，邹良玉显然就是自己需要顺藤摸瓜摸出来的同党……

如果真是他们，到底抓不抓？

想来想去，白夜行觉得有些困倦，酒有些上头，眼前的事物逐渐变得一团模糊扭曲，眼皮重得已经无法撑起，迷迷糊糊地靠着床铺睡着了。

“咚咚。”

不知过了多久，好像有人在敲他的舱门。

“谁啊？”白夜行从铺上支起身子问了一句。

声音停止了，门外复又无声无息。也许是自己听差了吧，白夜行便又栽歪着身子躺下。

可是那敲门声又响起来了。

“咚咚。”

敲门声虽小，但是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那么清晰，仿佛敲在人的心上。

白夜行望着舱门，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从舱门那小小的舷窗上，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影子。